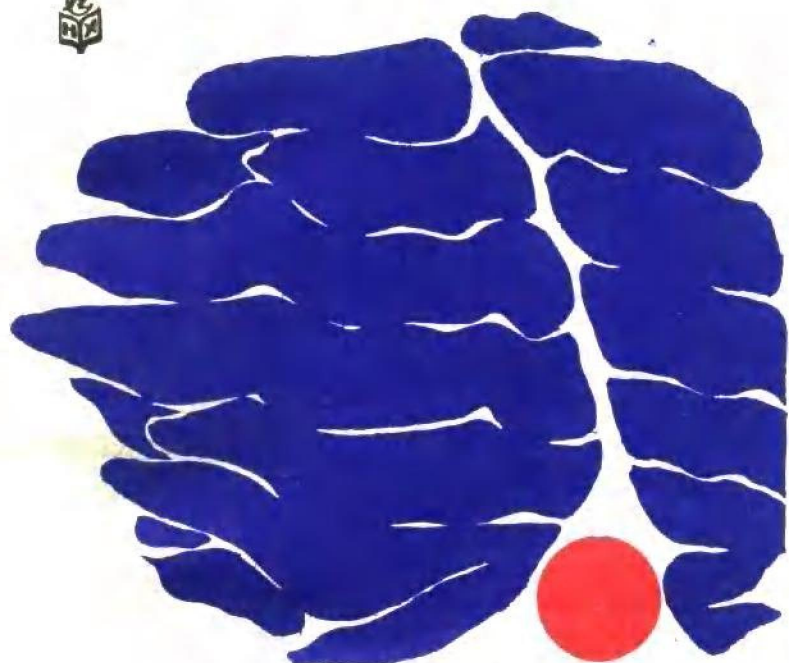


山连着山

孙幼忱 著
华夏出版社

I247.5
2917

山连着山

孙幼忱 著
华夏出版社
1987·北京



B

463852

山 连 着 山

孙 幼 忱

•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烟台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737×1092毫米 32开本10.375 印张230千字 插页2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00册

ISBN 7—80053—074—4/I031

书号: 10484.031 定价: 1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继《通向奇异世界的小路》以后的又一部自传体小说。

作者在童年时代，走在“通向奇异世界的小路”上。在青年时代，则踏上了更为崎岖的人生旅途。恋爱、婚姻、工作、事业以及衣食住行种种困难，就象一座山连着一座山，横在这位残疾人的面前。然而，作者凭着无比顽强的意志和奋斗不止的精神，终于征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，在平凡的生活中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，为千百万少年儿童创作了又多又好的作品，成为引人瞩目的科普作家。

作品语言质朴生动，幽默风趣，耐人寻味；故事情节真实感人，且富有哲理，能给人以深沉的思考和启迪。

目 录

一、往事·····	(1)
二、纯真的爱·····	(8)
三、山连着山·····	(20)
四、选择·····	(38)
五、名不符实的“保管员”·····	(52)
六、飞吧, 小伞兵·····	(72)
七、“小布头”、“小伞兵”和“小刺猬”·····	(86)
八、冬花的梦·····	(102)
九、“印尼姑娘”·····	(113)
十、老天爷干的坏事·····	(128)
十一、呛人的火药味·····	(145)
十二、梦里的新娘·····	(162)
十三、“芝麻——开门”·····	(173)
十四、钓鱼·····	(187)
十五、潜力·····	(200)
十六、我寻觅饭碗·····	(208)
十七、奋斗、探求·····	(216)
十八、新的生活扑面而来·····	(238)
十九、命运·····	(249)
二十、春雨·····	(267)
二十一、第一本书·····	(271)

二十二、无心插柳柳成荫.....	(284)
二十三、一个美好的人.....	(290)
二十四、午夜，我潜入蚁穴.....	(301)
二十五、风啊，为我们歌唱吧.....	(314)

一、往 事

“往事如烟……”常听人这样说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往事却并不象烟雾那样朦胧。

比如说，我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可是，连二十岁那年所经历的一切，至今历历在目。那一年，我好不容易从吉林市第一高中毕业了，却不能考大学。

一天，当班主任宋老师把这情况通知我的时候，我不知所措，愣了好半天才说：

“那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宋老师默默地望着窗外，莫非他在为我想什么办法？

同学们都在严肃地填写报考志愿。趁宋老师被几个同学围住，正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我悄悄地走出教室，来到操场上。

我坐在一块压篮球架子的大石头上，呆呆地望着自己那一动也不动的影子。我在迷茫中，感到委屈和不服。

腿残废了，就真的不能胜任大学的学习任务吗？不，绝不是。拄双拐，只会使我比别人多吃苦，多流汗，但绝不会影响我的学习成绩，我确信自己能比别人学得更好。从小学到中学，我的学习成绩不是一直领先吗？

再说，不让我考大学，我又能干什么去呢？我已经二十岁了，怎么好意思再让妈妈养活我？从我两岁患小儿麻痹症以后，妈妈就已经为我操碎了心……

不，我得想办法。我一定要找到吉林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负责人，向他申述我的愿望，讲清我的处境。说不定他会同情我，并为我想出办法。

我去了。很巧，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总负责人正好在那里。原来是张副市长。

他接待了我，但在听我诉说的时候，脸上满是倦容，就象一夜没合眼了。

他听我说完，才望着我说：

“你回去吧。这事由体检的大夫根据有关规定……我说了不算。”

这么说，事情只能是这样了。离开招生委员会，我汗流满面地走在大街上。我想，同学们这时候准都把报考表交上去了——在那上边填写好了学校和专业。而后，他们将全力以赴地准备参加高考，等待发榜，入学……

夏天的太阳正在头上烘烤着。我还在想，是不是去问问宋老师，看学校能不能在吉林市为我找个工作。但又一想，不行。宋老师早对全班同学说过，今年高中毕业生就业问题，要比去年困难得多。他说，城市里根本就不需要人，农村也不缺劳动力，所以他告诫我们，一定要加紧复习功课，一定要考上大学……

我走到一处树荫下，站住了。阵阵微风吹得树叶簌簌响，也把我脸上的汗水渐渐吹干了。我觉得激动的心情似乎平息了一些。

我该怎么办呢？

宋老师没能回答我。别人也难以回答我吧？现在，还是让我好好想一想，还是让我自己来回答……

当然，只能回到哈尔滨，回到妈妈身边去了。但是回去

以后，又该怎么办？

到底有什么样的命运，在等待我呢？

……只要穿过马路，就来到“一高中”的校门口了，可是我没有过马路，而是放下拐杖，在人行道的边沿坐下了。我何必着急回学校呢？

涂着黑漆的大铁门，平整的水泥矮墙，在棵棵大杨树掩映下的红砖楼房——校舍……以前，每当我离开这里，走到街上，总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在牵动我的心。

一天中午，我到不远处的新华书店翻看一本小说，赶回学校时，见校门前，操场上，以及走廊里都不见一人，我大吃一惊：莫非上课了？按规定，不准再进入教室。我就一直站在走廊里，心中忐忑不安，觉得闯下了大祸，也深感被集体扔下是多么的孤单。

这是一堂语文课。下课了，我先向走出教室的语文老师检讨了一番，而后，走进教室。同学们见了我，全嚷嚷起来：

“葛洛巴，你到哪儿逛去了？”

啊，我没来上课，大家不是没有觉察，而是在记挂着。一股暖流冲撞着我的心。

这节课讲的是苏联作家冈察尔的《永不掉队》。鬓发渐白的副教授葛洛巴作为一名刚入伍的新战士，掉队了。年轻的少尉严声厉色地斥责他，使他觉得象挨了一顿暴打。但他又懂得，少尉是在为他的战士负责。卫国战争胜利以后，教授重又走上讲堂，而少尉高洛沃依作为他的学生新的队伍中的一员，却又面临掉队的危险。于是，教授真诚地鼓励高洛沃依“跟上来”……

那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这一课书，并且时常一遍遍地朗

诵着：

“……但是异国侵略者没有能够消灭春天，春天把太阳的光芒和栗子树的绿叶投入破碎的窗子……”

现在，同学们已在老师的辅导下，进入了高考前的全面复习，而我的座位却一直空着，而且，任何人也不觉得奇怪。从此，再也不会再有同学这样对我嚷嚷：

“葛洛巴，你到哪儿逛去了？”

三年前一个初秋的上午，我第一次来到——此刻正被我注视着的第一高中的门前。

迎接我的，是那写着“热烈欢迎高一新同学”的横幅标语，还有“一高中”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，亲切地迎上来，接过我的行李，把我送到寝室里。

我来了，带着美好的愿望。除了要完成“祖国交给的学习任务”，我还暗下决心：第一，高中毕业后要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；第二，高中毕业前要发表一些文学作品。

然而，三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！就在我从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回来的时候，现实已将我三年前的美好愿望，全都变成了泡影。

我既没有写出几篇象样子的文学作品，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！

至于考大学就更别提了！现在不仅仅是不准报考北京大学，而是不准报考任何一所大专院校了！

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扶着拐杖，站了起来，慢慢地穿过马路，向校门走去。

经过收发室的时候，屋里有人招呼我，向我递出一封信来。

我只瞥一眼，就知道是谁写来的。

我接过信，将它揣进衣袋里。是顾圆丽的来信！半年以前，我收到过她的一封信，但没有回信。她自然明白我为什么不回信。我原以为她不会再给我写信，谁知她又写信来了。

回到寝室里，我又愣愣地坐着。现在我哪有心思读她的信呢？

但是，我还是慢慢地撕开了信封，读起她的信来。

她在这封来信里，同从前那一封封来信一样，充满着关切，甚至是温情。她问我体检的结果，显然她已经听说，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对新生健康方面的要求更严了。

现在，她的担心已经变成了事实！

顾圆丽是我初中时代的同学，上次我没有给她回信，就是想忘掉她，然而，我却一直无法把她忘掉。

她聪明伶俐，学习成绩在全年级都是出色的，然而最能打动我的心的，还是因为她心地善良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长春市改为吉林省省会所在地了，省实验中学也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去了。在初中毕业生当中，只有极少数品学兼优的学生被准许报考省实验中学的高中部，其中就有顾圆丽。

从那时候起，顾圆丽同我不但不在一个班级，一所学校，而且不在一座城市里了。

我来到“一高中”后的第一个学期过去了。寒假，我依然住在学校里，因为没有回哈尔滨的路费。我盼望能在寒假里见到圆丽。

一天，她借来吉林市看她姐姐的机会，到我们学校来了。听说她下午来，我从中午十二点起，就等在学校门口了。

她来了，离老远就朝我笑着。她见我正站在大门口，就走到我跟前问：

“你要上哪儿去呀？”

她穿着一件黑底细碎小红花的棉袄罩衣，戴着显然是由她自己织的驼色绒线帽，都是我以前不曾见过的。半年没见面了，连她的面庞我都觉得有那么一点陌生了。短发梳成了两条辫子，但又不是我最初见到她时的那种羊角辫了。

严寒的一月，使她那本是白皙的脸颊上泛起红晕。我觉得她的眼睛更加妩媚动人。我一边暗自奇怪她怎么会越变越美丽，一边因为自己过多地注意了她的容貌而自责。

她先是仔细地问我这一个学期的情况；而后，就娓娓动听地描述省实验中学的新校舍，以及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老师、同学……

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开学后不久，我收到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，她在信中真诚地告诉我说：

“我愿意做你的好同志，好朋友，好妹妹……”

信的末尾，写了“年”，但是没有写“月”和“日”，写的是“元宵节”几个字。

我当天给她回了信。这是我第一次给女孩子写信。信寄走了，我老在想着，担心哪句话写得不够妥当。担心写得过于亲热了，或是过于冷淡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开始通信了。而且，我们都把信写得长长的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我们无法在一起畅谈的损失。

在我同圆丽最初通信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想过：

如果我们能永远保持通信联系，那么，她就将是我“走

向成功”的见证人，当然，我也将同样是她“走向成功”的见证人……

然而，今天的情景又是怎样的呢？事实上，她早已成为我的“见证人”了，但却是我失败的见证人。

我放下圆丽的信，想着我的处境。我要自己来回答：“我应该怎么办？”

二、纯真的爱

上初中的时候，我老是感到命运在向我微笑，即使有不称心的时候，也总是很快就过去了。

到高中后，情形恰巧相反。命运似乎总是作祟。比如我同顾圆丽的友谊，原来给我带来的是光明，温暖，还有鼓舞，可是忽然间，情形完全变了，它给我的心灵带来了阴影，甚至是创伤……

也许是因为友谊的渠水没能被我们截住，它终于奔入了爱情的渠道。

那一切，究竟是怎样发生的？

那年“元宵节”之后，是冰化雪消的初春，而后，是树木吐绿的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。

对于吉林市来说，五月一日，才是真正的春天。操场上，街道上，绿色——这饱含生机的颜色开始顽强地占据着空间。而在这几个星期之前，你根本无法在室外觅到一片绿叶。

我与顾圆丽刚分别两个多月，“五一”这一天，她忽然又到“一高中”来找我了。这是她说要做我的“好妹妹”之后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啊。我俩又愉快地谈了许久，后来她终于说：“哎呀，我得走了！”但她并不动，又笑着说：“再呆十分钟。”不知又过去了几个“十分钟”，她才真的走了，临走，她充满感情地对我说道：

“两年多以后，咱们就要真正地分别了。谁知道，那时候咱们又都在什么地方呢！咱们还有机会见面、谈话吗？”

我凝神地望了她几秒钟；她的眼神是深沉的，简直可以说是忧伤的。

当时，我想，圆丽说得对，上高中后，虽然我们分开了，但是还常有机会见面。而等高中毕业以后，情况就大大不相同了……

她走了。这天晚上，下着滂沱大雨。同学们全到礼堂参加舞会去了。四周很寂静，除了风雨声，再没有什么动静了。我独自坐在教室里写日记。

这年暑假，我因为没有回哈尔滨的路费，仍旧住在学校里。为了学习起来不受干扰，我经常是呆在教室里。

刚放暑假，圆丽又来了。她在信中曾说过，她生病了，但没有说是什么病。我便料想那准是只有女孩子才会得的病。

“没想到我今天会来吧？”她笑着问我。

“圆丽，病好些没有？”

她忧郁地摇摇头。我仔细地打量她，见她的脸瘦了，有些苍白。从她的手上可以隐隐看到青筋……

我忙告诉她，千万不能着急。

“我不着急……”她说，声音里充满了伤感。

沉默。

“能治好，当然好。如果治不好，也就只好这样了……着急没有用。”她说话的语调缓慢，声音低沉，说完，便低下头去。

我忧伤地注视着她，半晌没出声。她似乎觉察出来了，便抬起头，带着勉强的笑容跟我说：

“我想，我的病——还是能治好的。你别惦着。”

她这次来得匆忙，因为她正忙着找医生治病，明天就要离开吉林了。她说开学前一定再来。

她走了。我便开始盼着她再来。

开学的前几天，她终于来了。那天早上，我正在看书，护校队员来敲我的门：

“喂，孙幼忱，快去！门口有人找你，一大帮呢！”

原来是七八个初中同学，顾圆丽也在里面。

同学们坐了一会，就都走了。顾圆丽也没好意思留下。刚见面，我就打听她的病情，她快乐地说：

“全好了！”

看她确实不象个病人了，我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临走，她趁别的同学不注意时，笑着问我：

“下午有时间吗？”

我忙告诉她：“有。来吧！”

她笑着，点点头。

当天下午，她真的来了。她先告诉我，本想在吉林多住几天，可是，明天早车，她就得走了。因为学校的团训班后天就要开课了。她跟我说：

“原来，我准备陪你呆一天呢……”

她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“五一”后的这几个月及这个暑假的事来——因为上次她来得仓促，身体和心情又都不好……

我边听她说，边想：

“她将来准有出息！多么聪明、上进的好姑娘！”

她说说着，就恍然大悟地笑了：

“又是光我一个人说？好了，我不说了！该你说了，说

呀！”

我一时反倒不知说什么好了，我想了想，便说：

“好，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就长话短说吧，我只希望咱俩的友谊长存！以后，我们上了大学，以至工作了的时候，如果不能经常见面，一定要经常通信，并且永远……”

“对了，”她心领神会地说，“我们就是要做终生的朋友！”

她又笑着瞅着我说：“我想看看你的日记——行不行？”

我想了想，就提出条件：

“那以后我也得看看你的。”

她露出调皮的样子——初中时，她常露出这种样子：

“可我，不记日记呀！”

她搬过一把椅子坐到我对面，读起我的日记来，我们之间，隔着一张书桌。我在桌上读哥哥的来信，还不时地抬起头瞅她……

那天，我们俩的关系显得格外亲密，而且非常自然。我们的话题也空前广泛，甚至谈到了对爱情的一些看法（自然是从概念上或是联系他人的事情谈的）。

“完全象一个妹妹了。”我看着她，心里想。

圆丽一直在微笑着，同我说话时是这样的，翻看我日记时，也是这样。她忽然露出有点惊讶的样子，望着我说：

“为什么我老觉得你将来一定能成功？今天我更清楚了——就因为你老是想往高处走，往前面奔……”

在圆丽将要离去的时候，我看出她有点犹豫：是去参加那个占用几天暑假的团训班呢，还是再同我在一起呆几天？

我便这样建议道：